朱子大全

冊十四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六

書時事出處

與史丞相劄子

熹申謝常禮已具公函候問勤誠又見前幅不敢復有陳及以恩鈞聽唯其愚賤之鄙懷則有不得不爲執事言者熹伏自頃者誤蒙陶鑄懇辭不獲不敢屢瀆朝聽卽已力疾上道來見吏民違負初心已積慚憒而閑放之久驟嬰吏役觸事迷塞復有血指汗顏之羞加之伉拙有素不能俯仰流俗雖欲抑而爲之念已不入時宜輒復慨然自廢計此孤危竊恐未敢告去之間已不免於彈射之禍矣在熹愚賤不足深惜所可惜者明公薦延海內名士今無得立於朝者甚或重遭詆毀被以惡名而去若又以熹之故重爲門牆之辱則於私義誠有所不敢安者切望鈞慈早

賜垂念使得先駭機之未發而奉其不肖之身以歸老於故丘則明公之賜之厚又百倍於前日之所蒙矣冒昧威尊伏增恐懼至於病衰目暗作字草略幷冀寬度有以亮之幸甚幸甚

與王樞密劄子

熹申謝常禮已具公函候問勤誠又見前幅不敢復有陳及以慁鈞聽唯其區區之鄙懷則有不得不爲執事言者熹伏自鉛山拜領鈞翰之賜開譬詳悉愛念良厚遂不敢復請謹已力疾來見吏民違負初心已積慚憤而閑放之久遽從吏役觸事迷塞復有血指汗顏之羞加之伉拙有素不能俯仰流俗雖欲抑而爲之念已不入時宜不忍徒變所守輒復慨然自廢計此孤危竊恐未及引去之間而已有或擊之者雖欲夙夜究心詢求民瘼爲此一方除深

錮之害與久遠之利以副聖上特達之知羣公薦寵之意亦不可得矣有少文字託潘郎中袁寺丞面禀若蒙矜念早賜宛轉使得先駭機之未發而去之則熹之受賜又不啻前日之所蒙矣冒瀆威尊伏深戰栗病衰目暗字畫不謹并乞矜恕

與袁寺丞書

熹失計此來無可言者初若稍可支吾亦不敢必爲去計今內則精神昏憒兩目生花白晝對人往往坐睡而省閱文案簽書決遣之際爲尤甚此一當去也外則財用耗竭支遣不行性本疎拙不能稽考收拾恐更一二月轉見狼狽此二當去也至於刑獄最是重事而一經監司何問官吏便欲望風希旨變異情節則是此事亦復不得自專此三當去也鄙性伉直不能俯仰所以忍飢杜門不敢萌仕

進意今行年五十乃復變其所守爲此睢盱以求苟免於讒辱中夜思之既以自愧而當其俯仰之時大悶不聊深恐不能自抑而忽發其狂疾此四當去也到官兩月思歸之情不能自遏往往無日不發於言語書問之間官吏知之亦不復以尊重難危見期所以號令不行財賦不辦而熹以一身孤客於此攜小兒甥在此無婦女看當無日不病熹時又須自視問其醫藥家中碎小想見無人收拾亦復不成模樣業已不爲久計又不容復往般取以耗公家此五當去也蒙喻作書從班言路諸公此非所憚但初意只一二月間便去故不能虛爲此以違素心今既不能得去又有所奏請事勢須關白已不免作書與之但言語拙直不能婉順其間未必不有觸其忌諱者或反以速其抨彈亦不可知此六當去也向來閑中私竊有所論著自謂

珍倣宋版印

庶幾可以傳前聖之心開後學之耳目實非細事今旣來此無復功夫可以向此而衰困澌盡與死爲隣萬一溘然於此則此事遂成千古之恨非獨熹不瞑目而已也此七當去也當去之事略數之有此七條其他曲折不暇徧舉熹亦已有書懇諸公丐祠然又不敢盡言此意只告尊兄力爲一言使必從所請乃千萬之幸大抵自度材力事勢祠廟之外不選甚差遣都做不得小卽小狼狽大卽大狼狽遠卽遠狼狽近卽近狼狽諸公儻相哀憐必欲扶持而全安之豈應使至此極耶幸以此意極力盡言使不至於再請以煩尊聽則大善不然繼此亦須有請但恐前所陳者忽有一事不恰好則諸公雖欲曲相維持亦無所用其力耳

與曹晉叔書

熹此既多病而郡中窘闕外縣廢壞本初不爲久計不欲
深料理今決不容久安前月末已上祠請度更半月必有
報萬一不遂不免再請以必得爲期耳學中時到今已漸
有能致思者但恨非久客不能盡所以告語之意廬阜亦
唯三峽玉淵爲最勝然暫遊不款賓從猥多不無勞擾亦
不敢數出也作官不好相此可見山亦不可得遊而況其
他乎谷簾遠未能至但飲其水信佳恨遠不能奉寄以助
甘旨之奉耳趙丞書掩已附的便渠前日遣人來有書今
郤附納直卿已歸所與之書亦回納也周子一冊二圖已
就令內去又一本寄伯謨不及别書便中承書甚慰意也
子澄近到此相聚甚樂謾知之

與楊教授書

熹昨日面懇寢罷鏤板事未蒙深察竊自愧恨誠意不孚

言語不足以取信於左右欲遂息默則事有利害不容但已須至再有塵瀆蓋茲事之不可者四而長者之未喻區區之心者一此書雖多前賢之説而其去取盡出鄙見未必中理或誤後人此不可之一也政使可傳而脩改未定其未滿鄙意者尚多今日流傳旣廣卽將來蓋棺之後定本雖出恐終不免彼此異同爲熹終身之恨此其不可之二也忝爲長吏於此而使同官用學糧錢刻己所著之書內則有朋友之譏責外則有世俗之譏嘲雖非本心豈容自辨又況孤危之蹤無故常招吻脣今乃自作此事使不相悅者得以爲的而射之不唯其啾喧呫囁使人厭聞甚或緝以成罪亦非難事政如頃年魏安行刻程尚書論語乃至坐贓論此不遠之鑒此其不可之三也近聞婺源有人刻熹西銘等說方此移書毀之書行未幾遽自爲此彼

之聞者豈不怪笑其被毁者豈不怨怒此又使熹重得罪於鄉黨宗族此其不可之四也昨日葢嘗以此爲懇而執事不深曉直以熹爲謬爲謙遜者熹之不得已而爲此書其不遜甚矣正以非其一時苟作之文是以謹之重之而不敢輕出而平日每見朋友輕出其未成之書使人摹印流傳而不之禁者未嘗不病其自任之不重而自期之不遠也區區於此實有廣己造大之羞而執事者反謂其謬爲謙遜而爲此不情之語其不相察亦甚矣愚意迫切不得不力懇於左右幸辱矜照一言罷之其所已刻者熹請得以私錢奉贖毁去而其已置之版卻得面議別刻一書以成仁者開廣道術之意自不失爲善事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專此布露切冀痛察

與臺端書

熹未見顏色比輒妄以名姓自通方以僭瀆自咎乃蒙教答又枉手帖之誨降屈威重謀及疏遠此古人之事而執事者行之甚盛甚盛顧熹之愚不足以當之然敢無詞以對蓋嘗竊謂欲起膏肓之疾者必攻其受病之處而其用功之緩速制藥之寒溫又有不可以頃刻毫釐差者今天下之病在膏肓者久矣夫人而能知之夫人而欲言之顧以不當其任則雖欲一效其伎而無所施耳乃者天子以執事有廉靖貞孤之操擢寘諫垣納用其言屏去姦惡皆所謂膏肓之餘證海內有志之士知上之心蓋已深悟隱疾之在躬而欲假執事之藥以去之也又知執事之心所以姑從事於此者蓋亦以為之兆耳其必將有以讜之則夫所謂病本者可去無疑也然而側聽累月未有所聞則又懼夫二豎子者知良醫之傷己而先為術以去之以是

憂疑不知所定尙幸聖心堅定不入其言而又進執事於臺端之重是必君臣之間已有一定之計足以少慰士大夫心然熹之愚竊獨私憂過計意夫姦賊窺見端倪則其所以自爲謀者必將愈深愈切而有先執事以發其機者不審執事何以處之蓋伐木而翦其枝葉不若斧其根蘊水而捍其波流不若塞其源鳴金鼓耀戈甲而譟呼以逐虎不若乘其方睡而斃之之速也今執事則既撼而覺之矣又猶欲緩視徐趨以當其虓怒決裂之勢熹竊爲執事者危之也然此等小人有生以來自朝至暮無非罪惡不可殫數且又人主素以倡優奴僕畜之初不責其名檢而聞者議臣乃復抉擿苛細而一以陳之其不納則宜矣唯其日侍燕閑逢迎縱臾使人主之心恬於逸欲而法家拂士之言不得以進狃於卑近而正大久遠之計不得以

聞賄賂公行姦邪堵立蓋凡所以爲天下國家之綱紀者日傾月壞而上下相蒙莫敢以告是則此一二人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而深爲今日膏肓之病者執事誠能聲此爲罪揚于王庭深贊聖主去邪勿疑之志又引同列之賢合謀幷力以決去之則天下膏肓之病者庶幾其可去矣太平萬歲熹雖不武尙能爲執事誦之不識執事亦有意乎熹比因三月九日指揮已略爲明主言之矣顧疎賤之言未足取信而或以取戾謹已束裝恭俟嚴譴惟執事者每以爲戒而亟深圖之則天下幸甚亟遣此人專此布稟交淺言深分踈禮簡蓋區區之心深以古人之事望於執事而不復以世俗之常態自疑伏惟深察然此書也一讀焉而采其意然後削而投之火中不足爲外人道也引領臺寺不勝拳拳

小貼子

此事所繫不輕其成否不可必但義所當爲有不得而避者願早決計萬一不濟此心固無負於幽明四方忠義之士必有聞風而興起者直言日聞聖主之心終必感寤矣葵藿野心言及於此不勝憤激痛恨之至

與皇甫帥書

似聞戎車將有湖廣之役不審定以何日戒塗伏計運籌決勝自有成算疏遠不當僭有所陳然慕用之私懷不自已輒效其愚惟高明裁之熹生長閩中又嘗試吏泉漳之間其地密邇江西頃歲山寇出沒之處紹興十八九年間朝廷屢遣重兵卒不得志甚者至於敗衂狼狽不還及後專委陳太尉敏招募土兵而後克之所謂左翼軍者是也蓋此輩初無行陳部伍憑恃險阻跳踉山谷之間正得用

其長技而官軍乃以堂堂之陳當之地形兵勢凡彼之所長者皆我之所短是以每戰而每不勝也近年茶寇形勢正亦如此所以江西官兵屢爲所敗而卒以摧鋒敢死之兵困之此往事之明驗也竊計今日湖廣之寇正亦類此熹願太尉養威持重擇形勝之地堅壁以待之而廣募土人鄉兵厚其金帛結以恩意使之出入山林上下溪谷以與此獠從事則彼之長技正與賊同又倚太尉之威聲以順討逆彼假息遊魂之衆亦將何所逃其命哉熹書生也輒語兵事近於僭率而可笑然私心惓惓竊恐太尉不勝忠義奮發之心直欲以輕兵銳進深窮巢穴草薙而禽獮之則非計之得也大率東南形勢絶與西北不同願更博訪而審度之以圖萬全之功則區區之望也仰恃知照敢布陳之以竢采擇惟不以其狂妄畏怯而鄙棄之則幸甚

幸甚

與王漕劄子

熹輒布誠悃仰瀆台聽熹比蒙聖恩誤膺郡寄懇辭弗獲亦既視事唯是小邦民貧財匱歲必乏數月之糧熹到任以來官兵廩給全無顆粒可以支遣究原其弊緣本軍三邑所管苗米止四萬六千餘石每年科撥起四萬外餘米亦係使臺盡數刷發如此則本軍將何所取以供用度較之旁郡如饒池州皆有存留贍用官兵米數獨本軍先來有失申請存留支遣況今來除上供已起外自餘未發米數係諸縣先因旱澇有逃移死亡及零殘拖欠無戶可催之數縱有催到非惟不多又且累政隨即借兌目今虛掛欠籍用敢輒拜公牘冒浼控告欲乞台慈仰體邇者聖詔丁寧之意計盈虛通有無將淳熙三年四年五年未起零

殘之數悉從蠲免繼自今以往亦乞存留以爲贍用官兵之費高明必有以矜憐之與其留腐倉庾終爲後人之妄費孰若使千里並受其賜而民力不至於重困耶惟執事圖之干冒台嚴不勝恐悚

與顏提舉劄子

稟昨者輒以撥米干冒台聽仰荷矜憐俯從所請然顒俟久之未蒙明文行下今復專人具稟欲乞台慈特照舊例早賜開允不勝幸甚復有少稟本軍米斛舊來多就建康交納近一兩年忽蒙使臺改撥入都不唯小郡頓增水脚之費無所從出而舟船艱得裝發遲緩盤剝留滯耗折百端於事有甚不便者今亦有狀申稟乞賜台旨只令赴建康府交納儻蒙垂念不勝厚幸

與顏提舉劄子

熹不揆疎遠疵賤之跡自到任來數以職事仰干台聽例蒙矜照感幸已深惟是至今未被明文行下竊與一郡官吏軍民同切翹跂以俟嘉命今此又有所稟仰祈恩施内循進越不勝恐悚熹昨以星子一縣稅錢偏重奏乞蠲減亦已具申聞矣今聞睿旨已下使臺竊惟聖天子明目達聰之意雖不間於芻蕘至於其所決然取信而亡疑則在明使者之一言耳欲望台慈早賜垂念遣吏核實具以上聞使一方疲瘵遺氓速霑仁聖之休澤不勝幸甚至於前請亦乞始終大賜以慰顒顒之望千萬幸甚幸甚

與顏提舉劄子

熹瞻望使臺無由伏謁傾仰不自勝長至節臨又不獲奉觴羣吏之後尤切馳情已具公牘脩慶竊惟清名重德士論所歸履茲剛長之辰固不待祝而諸福朋來也熹昨者

使還蒙賜手教復以標準新圖魯公墓帖爲貺尤荷不鄙之意前此因遣牙吏部綱嘗具稟劄略陳固陋計今當已徹聽聞矣恐或未安更望垂誨幸甚幸甚撥米二事仰荷台念感激尤深蠲租之請亦當已蒙施行矣區區衰拙不堪爲吏強顏於此百事隤廢若非明使者矜而容之種種假借久已罷去矣復有少懇別紙布之伏乞台照

與顏提舉劄子

熹復有少稟儆郡今秋少雨晚田多旱除星子都昌多是早田被災處少唯有建昌一縣晚田數多前此失於訪問遂速檢放之限近因遣佐官行縣乃知其實則又不容坐視已具奏聞及申使司而熹已具狀申省自劾矣見亦一面遣官行視俟見分數當復具申使司得賜矜從略與減放不勝幸甚星子王令老成篤實邑人甚愛之同官中如

其比者蓋少也小郡荒涼人村衰乏同官中可任者不過三數人其間又有有才而過當其他則又難言所以凡事費力不能滿人意誠無心顏久尸榮祿自劾之請既上卽束裝以俟罷遣矣每荷垂念故敢并及之

與執政劉子己亥冬

熹昨以疾病侵凌不堪吏責屢以祠官之請冒瀆朝聽伏蒙鈞慈垂念未忍棄捐不惟發教下臨慰藉勤懇至於士友之閒傳道所以誨飭存撫之意又諄諄焉自惟疵賤何以堪之感激之心無以爲喻自是遂欲勉竭駑頓冀以仰答恩私意謂姑使上不得罪於朝廷下不得罪於百姓則亦可以少延時月徐罄前懇而山野愚惷不能斟酌事宜近因屬縣旱傷失於檢放加以催科不無追擾遂致人戶流移怨讟蠭起仰惟朝寄本以爲民俯循素心亦期及物

今乃一舉而兩失之日夕憂愧疾病益侵勢恐不堪復加
勉彊不得不早爲計謹已具申都省欲望鈞慈特與敷奏
絀削罷遣以謝無告之民熹雖飯疏沒齒何敢有怨或蒙
矜憐曲加全護使其仍得祠官之祿以終餘年則其幸抑
又甚矣干冒崇嚴不勝戰栗

與丞相劄子

熹輒有危懇仰干洪造熹昨蒙誤恩畀以符竹自度疎野
不堪委寄累辭不獲黽俛就事今十閱月矣惟念君相所
以眷顧使令之意不敢不竭駑頓以圖報稱而材力有限
疾病相仍形苦心勞卒無善狀政荒財匱歲惡民流自去
秋以來知舊往來涉其境者問於道塗黃童白叟無不愁
歎蹙頞或苦其刑政之苛或病其征賦之重以至流聞遠
邇亦莫不然貽書譙責提耳告戒者殆無虛日以故去冬

嘗以公狀申省自劾又以劄目哀鳴兾得早蒙敷奏亟賜
罷免而鈞慈含覆未遽矜從疎遠賤微何敢固必謹以抑
心自強祗服官次不敢復有所言矣而一二月來國言愈
甚士友之責愈深使人日夕憂惶不知所以自處夫爲政
而不宜於民爲所厭苦至於如此誠無心可居官府無顔
可食俸祿不免復冒威嚴再有陳請而又竊惟某官終欲
曲賜保全不忍以其罪戾之跡聞于天聽故於公劄更不
敢具述如上曲折儻蒙陶鎔得以病免其何幸如之仰瀆
高明俯伏俟罪

與丞相別紙

熹區區愚懇已具前幅復不自量輒有踰涯之請忘其罪
戾敢私言之熹愚昧之資少即疎懶書史之外酷好山水
今以某官造化之力乃得爲吏廬阜之下其丘林泉石號

爲東南最殊勝處固已私愜所願而去歲勞農山間又得所謂白鹿洞者溪山邃密林趣茂美尤有幽絕之致熹惟是雖遐僻而實先朝所嘗留意不當廢墜至於如此乃即其處復立七架小屋五間亦已具狀申省矣因竊妄意以爲朝廷儻欲復脩廢官以闡祖宗崇儒右文之化則熹雖不肖請得充備洞主之員將與一二學徒讀書講道於其間庶幾上有以副知遇使令之意下有以遂其平生之懷若復更蒙矜憐假之稍廩略如祠官之入則在熹又爲過望而於州縣亦不甚至有糜耗顧以事體希闊言之若草野而倨侮者是以不敢輒具公狀申聞惟冀鈞慈深察愚悃都俞之暇因事及之萬一可從則熹之受賜爲不淺矣狂妄之罪亦惟有以寬之

與王樞使劄子

熹不避狂僭瀆尊之罪復有迫切之懇須盡布陳熹素愚昧不曉物情加以閑散日久尤不諳悉吏事至此將及一年凡所施爲雖不敢不竭愚慮而所見乖謬動失民和四方士友貽書見責者積於几閣不知其幾而前件陳克己者尤其詳盡其間歷數繆政無一可者迹其所聞皆有實狀區區鄙劣亦豈不欲痛自矯厲以補前愆而精力凋殘已有所不能及者矣竊以爲此非姦民猾吏流言飛文之書乃出於相愛慕來問學之口尤足取信故敢冒昧繳連陳獻若蒙鈞念得以徧呈東府兩公庶幾有以察熹前言之非妄者早爲開陳亟賜罷免或如前兩劄所請者則熹猶可以不重得罪於此民而此邦之人猶可以安其生業而免於流亡死徙之患不勝幸甚干犯頻仍伏紙尤增隕越

與丞相劄子

熹仰恃知照忘其罪戾猶復別有私懇輒以仰干鈞聽熹近因尋訪得白鹿洞故基稍加興葺已具曲折上之尚書矣今以罪戾義當自屏而狂妄進越猶欲並緣此事輒有私請蓋熹前幅所懇二端竊計必有一遂若直蒙賜以罷免則固無復敢有所言若以洪私曲被使得復備祠官之列則熹竊願丞相特爲敷奏舉先朝之故事脩洞主之廢官使熹得備執經焉而其祿賜略比於祠官則熹之榮幸甚矣蓋與其使之以崇奉異教之香火爲名而無事以坐食不若脩祖宗之令典使之以文學禮義爲官而食其食之爲美也熹遠外之蹤率易及此誠有草野倨侮之嫌然其實亦朝廷正名革弊之一事竊惟聖君賢佐必垂察焉是以敢冒言之

與曹晉叔書

熹求去久不獲近忽得機仲及一二知識報諸公已有見許之意其說可笑會前數日已遣人行投此機會勢必得之曾原伯亦許爲致力也但聞敬夫病殊可憂前此得請意欲一往視之若已歸湖南卽自江西便道以歸也此間謬政想亦傳聞近得陳勝私書責以煩刑暴斂數條已封與王季海託其轉呈東府矣今但得脫去爲上更不論此是非虛實也季通子直到此相攻亦甚力次第不虛傳也劉公度來此不能久居其氣質不易得也德廣留家於此暫歸臨江矣東老可傷此人行遽未暇致奠因見其子幸及之擇之書角煩付往近刻康節書納一本他無可寄也

答黄教授書

熹無狀居此一年有餘率意直前不能違道干譽得罪於

珍倣宋版印

士民多矣請祠雖已報聞然旦夕自當以他罪行遣不至久爲仁里之害也示喻曲折深荷愛念然必欲使熹餧唃虎狼保養蛇蝎使姦猾肆行無所畏憚而得歌頌之聲洋溢遠近則亦平生素心所不爲也姓高人事文叔在此備見首尾此而可恕則亦無以官吏爲矣至如木炭錢事亦是州郡所當爲而幸上司之見聽方恨不能推類盡蠲苛擾初不以是而求歌頌於斯人也此錢都昌所減獨多又是毛掾考究之力此人固有過當處然細詢田野之言而考之案牘以求其實則前日銷骨之毀亦云甚矣此舉錯枉直之間所以難明非有道以照之則所自謂公正者未必非私意之尤也區區不喜自辯又於老兄不可有隱情故久不知所以爲報今偶有便信筆及之非欲較比是非亦欲老兄深察於公私名實之間而真得其所謂本心之

正耳太極之說甚善南軒遺言兩句不知其本文上下所指何事俟更問之定叟也

與江東陳帥書

茲者伏審榮被明綸進班亞保竊惟明主思賢念舊之意可謂盛矣然使相公尙淹藩服而未得究其輔贊彌綸之業則海內有識之士猶以爲恨抑無故而驟遷在彼權幸寵利之臣則可而施於相公則於四方之觀聽亦不能無所疑也不審高明何以處此熹則竊爲門下憂之而未敢以爲賀也茲承鈞慈遠賜手書竊審嘗欲有所論建自以文不逮意而罷熹於是竊爲門下喜焉而敢冒進其說夫諫說主於忠誠不尙文飾且今日之言有不可緩者猶救火追亡人也況以相公之忠義懇切豈真以文不足爲病而怠於納誨者哉亦曰將有待而言之耳夫苟誠有待而

言之則其所待無有大於今日之所遭者願相公因辭謝之章而因有以附見其說不必引據鋪張不須委曲囘互直以心之所欲言時之所甚患者條件剖析爲明主言之其所病者乃在於文之過而不病其不足也幸而聽從天下固受其賜而相公之榮豈止於今日不幸而不入則相公辭受之决亦不難處矣失今不言於天下之事固失其機而在我者不無昧利之嫌一旦雖欲復有所言人亦莫之聽矣長孫無忌之事與近歲李參政光前車尙未遠也况今所授正與其人併肩而處若果出於無心尙爲可取且又安知其不故以是風切相公而使與之同哉熹疎賤狂瞽之言意謂必觸雷霆之怒今聞已降付後省矣是明主固優容之但此章宣露賤迹自是愈孤危矣夫以聖恩之寬大於熹猶且容之而况於相公乎萬一未即開納無

後咎餘責亦可保矣願相公勿疑極意盡言以扶宗社以救生靈熹不勝激切懇禱之至

與陳帥畫一劄子

一本路諸郡旱損處多竊料將來賑濟用米不少然今來旱勢甚廣近郡之穀不復可仰須廣爲規畫多致米斛乃可接濟至如乾道七年本軍得米凡五萬石然流殍之民不可勝數田里空虛至今未復此不可不早慮也似聞總所積穀頗多日就陳腐更久亦不堪用若得商量措置且就支此米餉給諸軍而計諸路綱運除檢放外更許截留分與諸州般運賑糶收簇價錢所管或候豐年補前本色斛斗亦爲利便

一目今旱勢如此而漕司差人在此催發舊欠夫催欠之與救災事體各別不可雙行欲乞一言且與追回其他

珍倣宋版印

州郡想亦有此弁得一例施行尤爲幸甚若是戸部指揮漕司自合申請停緩或不敢言則丞相自當言之亦致和消沴之一術而救急安民之切務也

一去年赦恩所放官物諸司依舊理催欲乞帥司因此旱傷作訪聞檢舉行下諸州令逐一具申特與蠲放

一旱災如此良由賦斂苛急民氣不和所致欲乞丞相建言乞將赦恩所放之後一年官物弁行除放

一本軍建昌縣去年放旱米三千餘石總所漕司累次行下令於上供軍用數內分豁此甚允當今漕司忽變其說令本軍全於軍用數內除豁不得減上供數熹有劄子懇兩漕別本具呈乞賜鈞念一言及之是亦救荒之助也

一本軍申漕倉兩司乞撥錢米脩結石寨狀別本具呈弁

乞鈞念或蒙應副亦可幷下諸州放此施行募民充役
可以集官事濟飢民消盜賊伏乞鈞照
稟復有愚懇欲從漕司借留六年上供零米五千餘
石約今冬或來春可還有狀申漕司今亦錄呈乞賜
宛轉及之幸甚適又檢得乾道七年省劄亦錄梗槩
上呈恐今歲事體不減此也提舉遞鋪司牒有近日
雨水日多之說恐江東已霑足矣此獨無有柰何

與陳帥書

前此屢以上流遏糴利害申稟未蒙施行今本軍糴米人
舡已爲隆興邀截不許解離又凡客販皆爲阻絶江西頗
有得熟州郡本自不須如此又况著令及累降指揮皆有
明文已作書力懇之恐其未必經意蓋自初糴已節次懇
之今乃約束愈峻其意亦可見矣切乞早賜移文仍申朝

省或具奏聞乞遍下諸路約束不獨此邦蒙大賜也頃時
劉樞遭旱首奏此事其後客船輻湊米價自減此最爲救
荒之急務向蒙賜教乃謂上流皆旱無所告糴但擬撥樁
積米此但爲建康州郡計耳然贛吉鼎澧湖南諸郡皆熟
若用劉樞舊例請奏此米皆可致而一路受賜矣不然則
樁積之米得賜取撥使諸郡各得三五萬石亦爲幸甚漕
使本別具稟熹偶足疾大作疼痛亡憀不敢多作字只乞
鈞念爲達此懇同賜區處以速爲上移文至江西附遞恐
遲得爲專人徑往千萬之幸

與江東王漕劉子

熹久不拜起居之問日有瞻仰人還被教感慰亡窮蒙喻
置寨事極荷台念但事已差池今又方有救災之急未暇
再請若稍定未去終當料理耳減稅事尤感垂意之勤初

謂必可遂請適有牙吏還自臨安云省吏果以使司未保
明爲言勢須再下此終有望於維持也白鹿官書拜賜甚
寵謹已別具謝劄矣但今歲旱勢甚盛此自五月半間得
雨之後枯旱至今雖有得少雨處殊不沾洽早稻已無可
言晚禾亦未可保民情皇皇未知所以慰安之者而使司
差人在郡追人吏催官物者凡三四輩熹雖不敢拒違台
命然當此之時督責縣道追擾農民則實有所不忍得賜
追還令得一意講求備禦賑恤之政以救此遺民於溝壑
之中不勝幸甚其可辦者熹固自不敢緩也又建昌去歲
檢放總所已行下今均在上供州用數中而反未蒙使司
除豁上供之數尤非所望於仁人君子者熹竊惑之更乞
深賜省察狂妄冒瀆皇恐死罪
熹前幅所稟之外更有石隄一事已具公狀申聞不審台

慈賜念否若今之君子則固不敢以此望之惟執事者儻以禹稷之心爲心則此一役也而可以兩濟得蒙垂意不勝幸甚此或有委幷乞垂示

熹前幅所稟去冬放旱事初已得使帖如總司之云矣既而中改一予一奪殊不可曉今別具公狀及劄子乞賜台覽若決不可行則熹於此不容宿留便當自劾去官雖重得罪不敢辭矣本欲初秋即申祠請又遭旱虐自以爲義不當求自逸故勉強於此若不獲已則亦不免冒此嫌耳一生忍窮不敢求仕正爲如此且未來此時知友皆以爲于公之仁必能庸崔君今乃反爲所誤而姚提點平生不相識乃能俯聽愚言一奏減本軍木炭錢二千貫不審亦嘗聞之否熹老矣已無意於人間不堪久此鬱鬱也

與漕司畫一劄子

一本軍昨具奏乞依乾道七年例支撥錢米應副後米照得元數頗多恐難應副遂再具實欠軍糧米奏乞截留六年殘欠五千石及今年擬放七分外三分米一萬餘石庶幾數少易撥今續契勘諸縣檢放分處大段乾損處多恐不能及三分之數即雖蒙朝廷許截上件米亦恐不足支遣更俟取到實放數外合納之數却行紐計欠數申稟或別具奏乞送使司預乞台照

一本軍常平米通兩縣計五萬石見行取會下戶仰食之人數目未到候將來冬後闕食即將上件米斛分等第糶給別具措畫詳細申聞或恐米數不足即乞支撥應副熹已免那諸色官錢往鄰近收糴約可得萬餘石但苦錢少而近地米價已高難運耳

一石隄已差官計料以俟徐推之來此舉本不敢容易蓋欲因此贍給飢民一舉兩利切乞留念

一去秋建昌檢放米當依台喻申省部乞下使司乞賜保明除豁然此又是一重往復不知徑自使司申請如何

此已一面申部矣

一星子減稅省部對補之說乃似肉糜之論可付一笑若本軍本縣自有名色可補卽何用更乞減放耶近世議論大抵如此令人氣塞見已別具公狀申聞仍申朝省極論其繆預乞台悉

一聞得贛吉諸州及湖北鼎澧諸州皆熟得湖南詹憲書云湖北米船塡街塞巷增價招邀氣象甚可喜欲乞更與帥相商度奏乞指揮兩路不得阻節客販許下流被害州軍徑具奏聞重作行遣此一項早乞留念

與王運使劄子

熹復有少稟近準使牒奉行詔書取會本軍金穀出納大

數初欲一一從實供申偶會得池州式樣官吏皆以爲當
放其所爲可無後悔遂止據有正當窠名合收之數以爲
收支之數而凡州郡多方措畫以添助支遣者皆不敢載
大約所供才十之二三而米猶不在數中也見欲一面如
此攢寫供申然在鄙意終有未安蓋聖詔所爲丁寧使臺
所謂取索凡以欲知州縣有無之實而均給之以寬民力
耳今乃如此在熹素心則爲上欺使臺以及君父在州郡
利害則恐今旣自謂有餘後日將不得蒙均給之惠以病
其民也是以深竊疑之未敢不以實對然官吏之說則又
有二端焉其一以爲州郡措置所收窠名多不正當恐有
詰責莫任其咎此則便文自營之計熹所不敢避也其一
以爲若盡實供具出數今日固未必實有均給之惠而盡
實供具入數異時上官所見不同或將按籍而取之則州

郡必致重困此則其說不爲無理而熹有所不敢違也是以尤竊疑之又未敢遽以實對伏念旬日不能自定敢以此私于下執事伏惟台慈開示所鄉使得奉以從事不勝幸甚

與江西張帥劄子一

熹比數以短劄承候起居計悉已塵几下今者復有少懇輒敢以冒聞聽熹以不德招殃致凶又無術略以濟饑饉已屢伸告糴之請然小郡貧薄不能多致儲積遠近軍民唯仰客販沿流而下得以餬口其引領南望朝夕之勤蓋不啻農夫之望歲也今乃竊聞督府所臨南自贛吉西極袁筠東被南城方地數千里幸蒙德政之餘休皆有秋成之慶而任事者私憂過計未撤津梁之禁熹愚竊意高明方以天下之重自任其視鄰道何以異於吾民願賜一言

俾除其禁則不惟亹爾小邦歌舞大賜抑自是以東列城
叓一實匀責之率爾干冒殆猶自疑及念前日荔子分甘
之意然後有以决知執事之不棄此土之人也是以敢卒
言之伏惟台慈俯賜矜照

與江西張帥劄子二

咫尺門牙無緣進謁第切傾鄉之私比以告糴仰干台聽
竊意必蒙矜念今聞收糴牙吏未及解發而使府約束愈
峻遂不能歸且鄙郡荒涼舊雖豐歲亦不免仰食船粟之
來自封境者况今旱歉溝壑在前其所望於餘波之惠者
又非他日之比前記之懇雖出僭易然亦仁人君子所宜
動心也今再具稟及以公文爲請伏惟高明擴一視同仁
之心敦救災恤鄰之義俯賜矜允千萬幸甚千萬幸甚

與江西錢漕劄子

珍倣宋版印

比以民饑告糴隆興已具曲折懇張帥意必蒙其憐閔推所餘以并活此邦之人乃今聞其約束愈峻所遣牙吏得米而不能歸至於客販亦復斷絕若上流果亦荒旱則不敢請傳聞贛吉臨川諸郡及隆興屬邑自有豐熟去處則江西常自不至闕食而其餘波因可以及鄰境恐不必過計爲此以傷一視同仁之心害救災恤鄰之義熹已手書復致此懇於張帥更望台慈賜以一言之重使得早遂見聽則此邦之人仰戴　仁人之施其可量哉

與江西張漕劄子

熹未見顏色輒有祈懇比以民饑告糴隆興已具曲折懇稟張帥閣學意必蒙其憐閔拯此困急今乃聞其約束愈峻所遣牙吏得米而不能歸至於客販亦復斷絕竊緣本軍地瘠民貧雖號熟年不免仰食上流諸郡況今凶儉事

勢可知然若上流果亦荒旱則亦不敢固請今贑吉臨川諸郡及隆興屬邑皆有豐熟去處則使節所臨江西一路決當不至闕食而其餘波自可惠及鄰境是以敢布其私欲望台慈一言於張帥早得放行本軍所糴及弛客販之禁則台座活人之恩被於鄰道此邦之人所以感激歸戴者爲如何哉

與江西張帥劄子三

熹累具懇稟告糴米船乞賜照應條法及近降指揮特與通放亦已累蒙公移回報開許良感仁庇之及但奉新令尉乃敢公然違戾百端攔遏其意必使敝邑飢民束手受斃而後已設若使境之旱與弊軍等則熹不敢有請今使境諸邑粒米狠戾發洩不行而弊軍諸縣放皆及八分山谷之民已苦艱食所遣糴米本錢又皆兌借上供錢物方

此自劾罪無所逃竊意窮苦之狀必蒙矜憐不謂此輩乃爾不仁既格詔旨又違使臺約束而所以貽患於鄰邑者尤爲無狀熹已具公文上之幕府欲望台慈詳酌將本縣官吏重作行遣將本軍米船早賜通放上以體聖朝一視同仁之恩下以見盛府救災恤鄰之義不勝幸甚

與星子諸縣議荒政書

熹爲政不德致此旱災雖已究心多方措置庶幾吾民得以保其生業而免於飢餓流離之苦然竊自念智力淺短不惟精神思慮多所不周而事體次第亦須由軍而縣方能推以及民若非三縣同官各存至公至誠之心深念邦本民命之重相與協力豈能有濟今有愚見懇切布聞條具如後

一逐縣知佐既是同在一縣協力公家當以至公至誠

之心相與凡百事務切要通情子細商量從長措置
自然政脩事舉民受其賜苟或上忽其下唯務私己
吝權下慢其上但知偷安避事則公家之務何由可
濟況今災數非常民情危迫經營措置當如拯溺救
焚之急不可小有遲緩齟齬有誤民間性命之計切
告深體此意盡革前弊庶幾事有成功民受實惠

一檢放之恩著在令甲謹已遵奉施行今請同官當其
任者少帶人從嚴切戒約給與糧米錢物不得縱容
需索搔擾又須不憚勞苦逐一親到地頭不可端坐
寬涼去處止憑鄉保撰成文字又須依公檢定分數
切不可將荒作熟亦不可將熟作荒其間或有疑似
去處或有用力勤苦之人寧可分明過加優恤不可
縱令隨行胥吏受其計囑別作情弊

一勸諭上戶請詳本軍立去帳式令鄉衆依公推擧約定所蔭客戶所糴米穀數目縣司略備酒果延請勸諭厚其禮意諭以利害不可縱令胥吏非理搔擾上戶既是富足之家必能體悉此意其間恐有未能致悉之人亦當再三勸諭審其虛實量與增減如更詐欺抵拒即具姓名申軍切待別作施行

一根括貧民請詳本軍所立帳式行下諸都隅官保正子細抄劄著實開排再三叮嚀說諭不得容情作弊妄供足食之家漏落無告之人將來供到更於本都喚集父老貧民逐一讀示公共審實衆議平允即與保明如有未當就令改正將根括隅官保正重行責罰

一將來糴米亦請一面早與上戶及糴米人戶公共商

議置場去處務令公私貧富遠近之人各得其便大抵官米只於縣市出糶上戸米穀即與近便鄉村置場出糶不須般載往來徒有勞費如有大段有餘不足去處及將來發糶常平米斛即具因依申來切待別行措置

一凡郡中行下寬恤事件各請誠心公共推行如有未當或未盡事宜更望子細示喻當行改正

右件如前各請痛察如或未蒙聽從尚仍前弊致此飢民一有狼狽即當直以公法從事不容更奉周旋矣千萬至懇至懇

與執政劄子

熹輒有危迫之懇已具公劄申陳然其曲折有不敢盡言於君父之前者復此干冒鈞聽得賜宛轉陶鑄不勝幸甚

熹昨緣疾病不堪吏役累具劄目乞備祠官至五月間伏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自惟卑賤不敢頻有祈扣觸犯天威欲俟新秋乃伸前請而德薄政荒招致災旱深念千里民命之重不忍當此艱難窮困之秋輒求自便於是屈心抑志黽俛服官祈禱百方卒無所効又慮將來軍民必致闕食不免行下屬縣勸諭富民根括下戶那兌官錢於鄰近州縣米價稍平去處收糴米斛準備賑給又已申奏朝廷及申轉運常平兩司乞行救助更欲勉悉疲駑講求荒政以副聖主子愛黎元之意而力小任重日夕驚憂遂致心疾大段發動上炎下潦勢甚危急在熹一身死生夜旦所不足言實懼失於備禦有誤一方飢民橫致流殍則熹爲上負朝廷死有餘憾於是不復敢顧辭難避事之嫌有此申稟欲望鈞慈憐察特賜敷奏與熹宮廟差遣使

得歸死故山仍催已差下人石嶅疾速前來料理荒政救
濟飢民不勝幸甚

小貼子

伏念熹昨以朝命敦迫勉彊到官不敢攜家爲久住計
秖挈一小兒在此方十餘歲今若病勢有加卽彼此存
沒一時狼狽欲望鈞慈深賜憐察

與周參政劄子

熹竊以仲秋之月暄涼未定恭惟參政鈞候起居萬福熹
前日專人奏記尋卽奉被遞中所賜手教伏讀再三感慰
亡踰又蒙垂喻繆妄所陳聖旨乃有假借納用之意自惟
疎賤不宜得此悃款之私殆未易以言說旣也然前事不
聞有所施行後事更被詰問若將反以違滯之罪罪之者
惜乎聖主虛心受言之美未有以見於行事之實也加之

賤體自遣人後心痛寖劇而足疾復作痛楚非常不能履
地在告已旬日矣自度衰頹不堪勉強恐誤一郡軍民性
命日夕憂懼不能自安謹再具劄子申布賤懇然於所職
亦不敢忘過計之憂頃有狀奏乞截綱運充軍糧事并以
申省然於羣公前已致問不敢頻有煩瀆願因間語賜一
言焉得幷前劄早賜開陳使熹得與病以歸而軍民不至
狼狽不勝幸甚力疾專此具禀不能他及瞻望台躔邈在
霄漢無由進拜第切拳拳

與周參政劄子

近得尤倉書已具道鈞意矣固知遠方下邑朝廷不當偏
有應副然災傷如此竊意似當隨其重輕普加恩意也昨
日省符行下議臣奏請檢放之弊所謂但憂郡計之不支
不慮民力之愈困者真可謂仁人之言矣三復歎息不意

議者猶能及此方之對補之論蓋不啻九牛毛也然郡計
之不支亦非細事熹嘗論之矣切望垂意朝廷之體固不
當私一郡尤不可棄諸郡也不審鈞意以爲如何未能自
脫而欲爲左右言可謂僭妄然區區之心有不能已者其
所以望於參政者蓋非特今人之事也伏惟恕而察之幸
甚本路尤倉甚留意然常平之積恐不足以周今歲之用
聞建康椿積甚富而漕司亦有餘財但相去之遠呼叫不
聞未知所以爲計耳前此減稅及乞放去年建昌三千餘
石猶不任責況有大於此者尚何望哉觀此事勢上下決
不相應熹性狷狹進則有搪突之傷退則迫切無憀疾病
侵加恐徒死而無益參政儻哀憐之不若投畀閑散以安
全之乃爲大幸然其所請截撥應副乃一郡之計初不繫
於熹之去留也遏糴之請尤急聞其用法甚峻犯者或乃

沒入其家此望早賜約束少遲則早穀向盡晚米價高雖通無益矣熹又思之恐得祠去此見在同寮未有能亢此難者已與尤倉密計更調守者然朝廷亦當一面催促代者彼至則足以蘇此人但道里遼遠未能猝至耳凡此皆望深賜留念幸甚幸甚又蒙垂喻所以曉子澄者莫非至當之言不勝歎服但未知子澄之意果如何若熹則方與邦人厄於陳蔡之間雖有雜燒之令亦不暇起而爭救之矣匆匆亟遣此人未及究鄙懷之一二然其僭易煩瀆之罪已不勝悚仄矣并乞鈞察千萬之幸

與周參政劄子

熹復有愚見懷不能已敢以私于下執事今歲之旱其勢甚廣比見連日降旨所以爲祈禱寬恤之計者足以知聖主之憂勞矣然所謂禁屠宰決杖罪放房緡及茶鹽賞錢

者恐未足以爲應天之實而今日又報蠲放綱運欠米十石以下者此尤近於兒戲欲以此消已成之災息未形之患吁亦難矣成湯桑林之禱宣王側身脩行之意其反求諸己者爲如何哉熹竊思之今日之事應天之實有四曰求直言曰脩闕政曰黜邪佞曰舉正直恤民之大者有六曰重放稅租乞行下諸路監司察州郡不受訴者郡守察其縣令皆以名聞曰通放米船乞下江西湖南路仍許下流諸路州軍具奏重行責罰曰勸分賑乏曰截留綱運曰嚴禁盜賊曰糾劾貪懦區區念此至熟悉矣欲卬首信眉一言於上又慮出位干時未必取信故敢以告于執事伏惟都俞之暇從容造膝一爲明主極言之則天下幸甚

與周參政別紙

竊聞參政閒以隔并之災過自引咎顧留行之詔既下則明公不得終遂其高矣然天戒昭昭聖心警懼惕然有意

珍倣宋版印

於講闕政以召和氣此實盡忠補過轉禍爲福不可失之幾願明公深以爲意則天下幸甚熹前日所陳應天恤民之目皆今日之急務而求言之詔尤四方所渴聞者不識明公亦有意乎若復推遷失此大會則自今以往熹之言不復能出諸口矣引領東閣不勝拳拳

與陳師中書

熹試郡無狀以丞相庇臨之力幸及終更復叨除命傳聞嘗汚丞相薦墨是以有此意者偶因臧否支郡及之比歸見劉平父乃知所以假借稱道者過實殊甚使人愧懼跼蹐不知所言丞相旣已失之老兄在旁又不力諫止使熹負此無實之名他日反爲門牆之累追悔何可及耶欲具書謝丞相具道此意偶值此便未暇更旬日間當有的便續脩致也歸途所過知識往往能道次舍經歷之狀但未

知果以何日至莆中舊第區區不勝瞻仰也熹閏月二十七日受代即日出城遊山玩水自江州界渡江在道十餘日以前月十九日到家疾病支離且得休息江西勑告尚未被受衰懶豈復堪此幸闕期尚遠得以徐爲去就耳自明之士行且期矣念之怛然痛恨如新不知向來所喻編次文字今已就否渠所立自足以不朽然其議論曲折亦不可不使後人聞之也其家事復如何朋友傳說令女弟甚賢必能養老撫孤以全柏舟之節此事更在丞相夫人奬勸扶植以成就之使自明沒爲忠臣而其室家生爲節婦斯亦人倫之美事計老兄昆仲必不憚贊成之也昔伊川先生嘗論此事以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自世俗觀之誠爲迂闊然自知經識理之君子觀之當有以知其不可易也伏況丞相一代元老名教所宗舉錯之間不可不審

熹既辱知之厚於義不可不言未敢直前顧因老兄而密白之不自知其爲僭率也

與陳丞相別紙

自明云亡忽將朞歲念之令人心折其家想時收安問熹前日致書師中兄有所關白不審尊意以爲何如聞自明不幸旬月之前嘗手書列女傳數條以遺其家人此殆有先識者然其所以拳拳於此亦豈有他正以人倫風教爲重而欲全之閨門耳伏惟相公深留意焉

與福建顏漕劄子

前日已被改除信劄傳聞會稽斗米八百錢其勢不容辭避已申乞奏事矣邵武勢須四五日間方得歸即治裝以俟命萬一成行恐不復得請教不勝引領之懷凡所以居官治民及救荒方略有可見教者尚冀不鄙幸甚幸甚

道間詢問收成次第云僅可得六七分今又遭雨若未遽止卽不得及此數矣恐欲聞其實故敢及之

與顏漕劄子

熹衰病之餘彊顏一出適此大侵費縣官數十萬而越人之殍猶不可以數計俯仰幽明跼蹐憂愧殆未易以言喻也加以伉拙不堪世俗之迫隘中間求去不得復此宿留今幸二麥登場賑救訖事見攢帳目申發卽尋前請庶幾觀變玩占可以無大過耳浙東山佳處都未得放懷登覽剡中雖兩到然憂累方深無復佳興也若便得報罷當取道石橋龍湫以歸庶不負此行耳前承枉書竊審軺車一出周徧八郡狂寇束手姦民屏息山谷困窮受賜多矣他可以爲一方久遠計者尙冀高明慮之千萬幸甚

上宰相書

六月八日具位謹奉書再拜獻于某官熹嘗謂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宜當緩而急則繁細苛察無以存大體而朝廷之氣為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怠慢廢弛無以赴事幾而天下之事日入於壞均之二者皆失也然愚以為當緩而急者其害固不為小若當急而反緩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不察也竊觀今日之勢可謂當急而不可緩者矣然今日之政則反是愚不知其何以然也去歲諸路之饑浙東為甚浙東之饑紹興為甚聖天子閔念元元之無辜傾囷倒廩以救之而甚者至出內帑之藏以補其不足德意之厚與天同功熹於是時僵臥田野而明公實推挽之使得與被使令趨走之末仰惟知遇撫己慙怍然自受任以來夙夜憂歎恐無以仰承聖天子之明命而辱明公之知於此時也是以不憚奔走之勞

不厭奏請之煩以盡其職之當爲者求以報塞萬一而乃奏請諸事多見抑却幸而從者又率稽緩後時無益於事而其甚者則又漠然無所可否若墮深井之中至其又甚者則遂至於按劾不行反遭傷中而明公意所左右又自曉然使人憤懣自悔其來而求去不得遂使因仍以至於今比日以來神明消耗思慮恍惚兩目昏澁省閱艱辛方欲少俟旬日別上封章冀蒙哀憐得就閑佚又以連日不雨旱勢復作紹興諸邑仰水高田已盡龜拆而山鄉更有種不及入土之處明婺台州皆來告旱勢甚可憂雖已一面多方祈禱必冀感通然天道高遠事有不可期者萬一更加旬日未遂所求則去年境界又在目前而上自大農下及閭巷公私蓄積頻年發散亦自無餘後日之憂必有萬倍於前日者熹之迂愚固不知所以爲計誠恐雖以聖

主之聰明聖智明公之深謀遠慮亦未必有斷然不可易之長策真可以惠活飢民彈壓姦盜而保其必無意外之患也熹是以徬徨怵迫未敢遽請而復冒昧一罄其愚惟明公試幸聽之竊惟朝廷今日之政無大無小一歸弛緩今亦未暇一一條數以慁崇聽且以荒政論之則於天下之事最爲當急而不可緩者而荒政之中有兩事焉又其甚急而不可少緩者也一曰給降緡錢廣糴米斛今二廣之米艫舳相接於四明之境乘時收糴不至甚貴而又顆粒匀淨不雜糠粃乾燥堅頑可以久藏欲望明公察此事理特與敷奏降給緡錢三二百萬付熹收糴則百萬之粟旬月可辦儲蓄既多緩急足用政使朝廷別有支撥一紙朝馳而米夕發矣且往時不免轉大農之粟發內帑之幣以應四方之求矣積之於此與彼何異而又乘賤廣糴利

重費輕殆與臨期支撥糴貴傷財者不可同日而語且今
米船已集求售無所停住日久坐失本利後者懲創因不
復來無窮之害實自今始此一事也二曰速行賞典激勵
富室蓋此一策本以誘民事急則籍之以爲一時之用事
定則酬之以爲後日之勸旋觀今日失信已多別有緩急
何以使衆欲望明公察此事理特與敷奏照會元降卽與
推恩使已輸者無怨恨不滿之意未輸者有歆豔慕用之
心信令既行願應者衆則緩急之間雖百萬之粟可指揮
而辦況是此策不關經費揆時度事最爲利宜而乃遷延
歲月沮抑百端使去歲者至今未及霑賞而今歲者方且
反覆郤難未見涯際是失信天下固足以爲今日之所甚
憂而自壞其權宜濟事之策者亦今日之所可惜也謀國
之計乖戾若此臨事而悔其可及哉此二事也然或者之

論則以爲朝廷撙節財用重惜名器以爲國之大政將在於此二者之請恐難必濟愚竊以爲不然也夫撙節財用在於塞侵欺滲漏之弊愛惜名器在於抑無功幸得之賞今將預儲積蓄以大爲一方之備則非所謂侵欺滲漏之弊也推行恩賞以昭示國家之信則非所謂無功幸得之賞也且國家經費用度至廣而耗於養兵者十而八九至於將帥之臣則以軍籍之虛數而濟其侵欺之姦餽餫之臣則以簿籍之虛文而行其盜竊之計苞苴輦載爭多鬬巧以歸於權倖之門者歲不知其幾巨萬明公不此之正顧乃規規焉較計豪末於飢民口吻之中以是爲撙節財用之計愚不知其何說也國家官爵布滿天下而所以予之者非可以限數也今上自執政下及庶僚內而侍從之華外而牧守之重皆可以交結託附而得而北來歸正之

人近習戚里之輩大者荷旌仗節小者正任橫行又不知其幾何人明公不此之愛而顧愛此迪功文學承信校尉十數人之賞以爲重惜名器之計愚亦不知其何說也然熹亦嘗竊思其故而得其說矣大抵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爲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爲阿諛順指之計此其自謀可謂盡矣然自旁觀者論之則亦可謂不思之甚者也蓋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以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以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爲大盜積者耶明公試觀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飢餓赤眉黃巾葛榮黃巢之徒其已事可見也數公當此無事之時處置一二小事尚

珍倣宋版印

且瞻前顧後踰時越月而不能有所定萬一荐饑之餘事果有不可知者不審明公何以處之明公自度果有以處之則熹不敢言若果無以處之則與其拱手熟視而俟其禍敗之必至孰若圖難於易圖大於細有以消弭其端而使之不至於此也古之人固有雍容深密不可窺測平居默然若無所營而臨大事決大策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者然從今觀之自其平日無事之時而規模措畫固已先定於胸中是以應變之際敏妙神速決不若是其泄泄而沓沓也況今祖宗之讎恥未報文武之境土未復主上憂勞惕厲未嘗一日忘北向之志而民貧兵怨中外空虛綱紀陵夷風俗敗壞政使風調雨節時和歲豐尚不可謂之無事況其飢饉狼狽至於如此爲大臣者乃不愛惜分陰勤勞庶務如周公之坐以待旦如武侯之經事

綜物以成上意之所欲爲者顧欲從容偃仰玩歲愒日以僥倖目前之無事殊不知如此不已禍本日深熹恐所憂者當不在於流殍而在於盜賊受其害者當不止於官吏而及於邦家竊不自勝漆室嫠婦之憂一念至此心膽墮地念不可不一爲明主言之而猶未敢率然以進敢先以告于下執事惟明公深察其言以前日遲頓寬緩之咎自列於明主之前君臣相誓務以盡變前規共趨時務之急而於熹所陳荒政一二事者少加意焉則熹雖衰病不堪吏役尚可勉悉疲駑以備鞭策至其必不可支吾而去後來之人亦得以因其已成之緒葺理整頓仰分顧憂如其不然則熹之愚昧衰遲固不能爲此無麵之不托而其狂妄將有不能忍於明主之前者明公不如早罷其官守解其印綬使毋得以其狂瞽之言上瀆聖聽則熹也謹當緘

口結舌歸臥田閭養雞種黍以俟明公功業之成而羞愧以死是亦明公始終之厚賜也情迫意切矢口盡言伏惟明公之留意焉

與陳丞相別紙

蒙諭第二令孫爲學之意乃能舍世俗之所尙而求夫有貴於己者此蓋家庭平日不言之教有以啓之非面命耳提之所及也熹嘗聞之師友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戶學者當先講習知得爲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先見義理根原體用之大略然後徐考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蓋諸經條制不同功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論孟中庸令胸中開明自有主宰未易可遽求也爲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躐等好高尙異爲戒耳然此猶是知見邊事若但入耳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當謹守

力行乃爲學問之實耳伊洛文字亦多恐難遍覽只前此
所稟近思錄乃其要領只此一書尚恐理會未徹不在多
看也大學中庸向所納呈謬說近多改正旦夕別寫拜呈
近又編小學一書備載古人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法亦
有補於學者併俟錄呈乞賜裁訂以授承學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六

珍倣宋版印

考異

與陳丞相別紙先見義理一作究見

閩縣學訓導何器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七

書時事出處

與趙帥書子直

竊見使司行下委兩鄰附籍事官司嘗已施行但此事初議只委鄉官勸諭人戶自來附籍蓋不欲使吏與其間恐有煩擾雖有不願請米者亦不之彊但欲請米者非已附籍不給卽其人利害切己附與不附皆須自任其責行之既久人漸相信今忽有此指揮卽自此之後生子得米之人可以安坐不問而歸其責於鄰人鄰人不得米者顧乃代之任責而又無罪賞以督其後又況一甲之內除懷孕家外尚有四家今卻只取兩家為隣若在街市人家齊整去處猶可責之兩畔切隣不容推託若在鄉村人煙星散去處卽或前或後或左或右或疎或密必是互相推託不

肯爲任此責其生子得米之人既不干預却使無利害之
人任無罪賞之事而四家之中又無正定主名萬一無人
及時申附直至生子之後其家或欲殺棄卽通同蓋庇不
復申舉或欲請米卽須論訴鄰人以爲不申附之罪鄉官
既難受理根究其勢必煩有司追證搔擾其害不細不知
及今尚可回否若得且令鄉官依舊勸諭人戶自行附籍
而委措置官者察附籍者之殿最取其尤怠慢者申縣改
差而稍加沮辱以警其餘亦足以革舊弊廣恩意如其不
然卽須嚴立罪賞而使甲內四家同任其責如有懷孕五
月之家卽四鄰先取本家申乞附籍文狀仍說願與不願
請米四鄰連名簽押狀內公共指定專委兩鄰某人某人
傳送取附籍鄉官批回付本家收照候生子訖再取四鄰
保明繳連元批赴收支鄉官請米其不願請米人亦須四

隣具狀繳連元批保明不曾殺棄關報注籍如此乃可關防推託遺滯詞訴搔擾之弊然既如此此即事體規模頓異前日而將來亦恐終不免於煩擾更乞詳酌其宜計其利害之實而行之也大抵此事從初商量非不知如此措置決是不能周徧然所恃者既無煩擾之弊而勸諭恩意有以感動之則賑給之惠雖不能周而陰受生活之賜者自將不勝其衆耳若以此爲不廣而欲其速得周徧則決非勸諭之所可及勢須一切以文法禁令驅迫然後可成如此非不美觀然恐官司徒有文移而無事實民間徒被搔擾而無恩惠非前日所爲思慮措畫之本意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熹上覆

近日倉司所行全是文具委官散牓編排甲戶置立粉壁處處紛然而實無一文一粒及於生子之家愚意此

可以爲戒而不可學也

與趙帥書

適聞崇安宰丞同到精舍云被使檄有所營造不知果然否此是私家齋舍不當慁煩官司不唯在熹私義有所不安加以蹤跡孤危動輒得謗今更坐役官司起造屋宇此正是好題目彼等所日夜窺伺而不可得者侍郎見念之悉豈當以此禍餉之乎春間在彼亦有朋友數人欲爲營葺已定要束矣尋聞去歲有人僞印圖牓列熹及劉平父名銜勸緣題疏有一後生親見印本因思如此乃是爲實前謗遂報諸人罷其所謀況今乃煩官司豈得爲穩便乎向嘗蒙喻蓋已有此意其時亦嘗具稟委之官司恐不穩便但未嘗究其說耳官司爲之於義既不可於事亦不便蓋其一則必有搔擾其二則不能如法萬一爲之自此熹

更不敢入精舍矣聞之憂恐急作此附遞拜懇乞且行下罷役若台意必欲不虛前諾徐別圖之亦未晚也

與趙帥書與一本作答

前書所稟懷有不能自已者既而思之言語過當深以自咎然有以知高明之必見容也賣鹽之事誠亦非便蓋下四州民間納產鹽錢州縣自合給鹽償之今既例不給鹽而帥司復行榷賣議者之言亦未爲不當但相承已久調度所資有不獲已者向時汪丈入閩正值沈漕罷去王與道住賣之後亦深以此爲疑後不得已竟復榷之想亦是別無擘畫處也不知使司今欲作如何相度愚意此事今且如此暗行貨賣姑爲不得已之計則他日或有能弛之者若遂相度奏請明降指揮則是福州民間增此一項無名之賦自我而始況泉漳興化事體一同勢必援例公行

則其爲害又不但福州而已此事更乞深思少遲緩之不須催促漕司相度或只作手劄密奏上意未必不以爲然更以書白廟堂諸公亦當曉然見此利害也不審台意以爲如何祠請未遂不知再入文字否似聞論鹽事者頗及浚湖之役不知是否前日林子方因治建昌士人無禮教官事幾爲要路所擠今日風俗大抵不甚賭是令人憤懣伏想高懷於此必有處也

與林擇之書

彼中旱勢如何得雨莫已沾足否槁苗尚可救否此中燥濕不均山間有頻得雨處有極枯槁處度其勢短長相補亦足以相救所患者人心喜亂不待飢餓而已生狂妄之意又患些小米穀爲他處般販則亦無以爲繼而實有飢餓之憂以速變亂耳已累書白帥宜亟糴廣米及台州米

近聞永嘉亦有米可來此皆不可不早爲之計如福州闕米則此間米不可仰近觀其所處置却只是禁上流欄米及遣人來收糴此二策者不過取之吾之境內譬如一家之中二子皆飢乃奪甲以哺乙耳亦已極論其非是不知以爲然否幸以累年以來見聞之驗告之此非細事也唯壬午癸未陳應之守建時禁港甚嚴而汪丈任福州一無所問此最爲得其後趙清卿任元受在福州則陳邦彥在建與之爭王瞻叔在福州則任希純在建與之爭二公雖悍然卒不能奪建人之守然後無事今上流諸州其小者不敢抗大府之命其大者又未必有意於民而亦不知其利害之若此也帥府又快於吾令之得行吾民之可以無飢而未及慮夫建劍之俗一有紛紜則將爲吾之憂有大於此者而不及救也只如建寧向來屢飢亦不免用諸縣自給之說不得

般米下船然後村落獲濟城中又泝流發米以助諸縣然亦不聞城中之飢今任事者曾不察此諸縣以舊事告皆不之信此必不能有說以告帥司全在帥司自為一路之計算其長者而為之耳聞延平積粟皆已匱竭此可深憂宜檄諸州照例禁港不得般販村米無致將來闕食生事大凡盜賊皆起於深山遠官府處不可不慮也此於帥府事體蓋所當然而一面多方招邀運致外道米斛入界乃為上策廣中雖云不熟然亦當勝本路如溫台則粒米狼戾今正及時可招可糴不可失也如本路糴米則非計之得又非其時枉費多錢反得少米不若且看將來如他處米來多即不須糴若不得已亦且俟十月以後閒晚禾成熟後方可糴此理的然前日書中亦說不盡更煩子細為陳之不可有一字之遺也

與林擇之書

珍倣宋版印

近因便兵附狀想達秋涼遠惟德履佳勝不知到城中居
甚處必已不復入學矣前書所論曾言之否聞汀寇甚熾
想幕府無暇及他事矣近劄帥須親到地頭督戰此甚非
策然既有此指揮恐不得不一出但未可遽深入且到延
平徐議進退可也此賊已敗官兵殺將吏決不可招只有
盡力撲討然其所以致此必是官司前後非理侵擾有以
致之卻須詢究其由將元來官吏奏劾重作施行以謝其
人仍計盜起縣分合起發支遣錢物並令一切倚閣以慰
人心不令別致響應卽支遣不可闕者令漕司撥錢應副
此兩項是第一義若能行之卽一面多出印牓簡約其詞
令人於地頭散帖曉諭其次卽須非時接見賓客僚吏務
通下情以資計策（此事平日已是欠闕今尤不可循舊失也）其次須有將有兵
乃可責効若只用見今兵官統見今兵卒此則決然敗事

無疑聞辛幼安只是得所募敢死之力見馮湛說亦招得
賊中徒黨作鄉導方能入山破賊巢穴本路左翼軍向來
便是此等人所以陳敏用之有功今已無復舊人只與諸
州禁軍土軍無異却恐歸正官及牢城中有可募者但得
有心膽事藝者勿問其所從來可也向見帥喚得商榮者
在彼後來看得如何沙世堅者本亦只是此流欽夫拔之
徒隷之中使捕小賊輒有功至李接之亂遂收其用耳起
發諸州禁軍決是無用然今卒未有人其勢不可以不起
但亦止可遙爲聲勢切不可使入山與賊交鋒適所以長
賊威而沮官軍之勢亦防賊人乘虛衝突旁近州郡或本
處有嘯亂應賊之人須稍分留令足彈壓必不得已寧可
申朝廷撥廣東摧鋒軍與左翼相掎角亦是一事但正當
此荒歉供億之費不貲不知何以爲計耳聞沙縣宰頗有

才南劍推官趙師淵劍浦令丞皆曉事此是將來帥到南劍可備使令之人亦不可不知也此皆老生常談恐或可裨思慮之所不及相見煩爲言之前日通放米船之說當此火色尤不宜力主偏見以搖人心更可細說得作訪聞行下建劍云恐上流州郡闕米本司日前行下通放米船約束更不施行仍委本州逐縣隨宜相度措置儲蓄以備賑恤如此即事體正當物情便安矣今日向前進討勝負之外更有衝突響應二事甚可慮西南慮衝突東北慮響應此間諸公只宋倉尚可告語然非捕盜職事不知新憲如何若亦未有長策即一路之命全在趙帥一身獨自擔當不是小事昨夕聞此令人展轉不寐偶有歐陽慶嗣便託渠先發此書此間事不暇及渠到必自相見也

與趙帥書

熹竊聞究心荒政以爲來歲之備者甚至甚善甚善但上流糴米之數似亦太多蓋雖未即津發然收之官民間便闕此數又且處處置場收糴冬間米價便須增長來春糴貴亡疑今業已施行不敢便乞住罷若但得少損其數亦不爲無補也又聞浙米來者頗多市價頓減邦人甚喜而識遠者慮其將不復來此一道安危之大機也謂宜多方招致稍增市價官爲收糴以勸來者比之溪船海道官自搬運糜費損失所爭決不至多此等事一是要早商量二是要審計度三是斷置果決不可因循去冬見議開湖事熹謂須先計所廢田若干所溉田若干所用工料若干灼見利多害少然後爲之後來但見匆匆興役至今議者猶以費多利少爲疑浮說萬端雖不足聽然恐亦初計之未審也大抵集衆思者易爲力專己智者難爲功此等事但

呼官吏之可與謀者條畫而算計之其贏縮利害可以一日而決不必閉閤深念徒弊精神而又未必盡乎利病之實也庸闇疎闊智不謀身而過計多言喜與人事深自覺其可厭而未能遽已不審高明以爲如何狂妄之罪亦惟并寬之也官自運米弊病百端頃時會稽有一斛而虧兩斗者不免奏劾坐押使臣而王仲衡力庇之反欲据拾發舉官吏乃剡縣葉簿卽黃丞之表弟問之可知也或謂當募出等商賈使之抱認津致雖或優其傭費亦未敵官運折欠之多也此事前日陳教授歸嘗囑以禀聞似亦可采用也陳雖後生然甚曉事聞侍郎遇之頗厚凡百更垂下問當有所助然詢謀貴廣亦不專在一人嘗記先儒解孟子訑訑二字以爲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此言甚有味也今時士大夫非無愛人憂國之心但雖賢者不免有此

氣象所以雖其所知所與可以盡言而無間者亦未必得竭懷抱而况於踈遠卑賤之人乎此可爲長太息也諸公奏議大體甚正其間一二篇如蔡承禧輩議論無甚可採不足列於諸老之間而獨斷數篇恐或飲藥以增病也溫公兩篇當爲章惇而發雖其救時之切不暇遠謀然亦終不可以爲後世法也使紹聖崇寧之間羣小得此蹤蹟豈不爲奇貨哉又聞明道王霸劄子中間雖遭擯黜今雖已復收然恐其他更有似此若迂而實切若小而甚大者須別作一眼目看不可輕有遺棄恐後世有明眼人冷地看著有所遺恨竊笑於今日也伯恭文鑑所載奏疏甚詳頃但見其目錄亦不暇細考然恐其去取之間亦須有說鄙意以爲凡其所載似不可遺其所不載乃當增益此亦條例中之一事也此事之說甚長恨去歲困於人事不得子

細請教耳

與趙帥書

熹衰病之餘災患踵至殊不自堪伏蒙問恤良以爲感又蒙軫其乏絶割清俸以周之仰認眷存尤切愧荷但窮巷書生蔬食菜羹自其常分不知後生輩以爲創見便爾傳說致誤台慈以爲深憂亟加救接至於如此在熹之義豈當復有辭避實以近日偶復粗可支吾未敢虛辱厚意謹已復授來使且以歸納萬一他日窘急有甚於今當別稟請以卒承嘉惠也人參附子則已敬拜賜矣但少有鄙懷冒凟台聽不審高明以近日所處劉家典庫事爲如何若熹鄙見則竊以爲甚不類門下平日之舉措也鄉里自此旬月以來閭巷聚談有識竊歎下至三尺童子亦皆憤然有不平之氣熹恐門下於此偶未之思也行迷雖遠尙及

改圖以全素節以息流議不審門下亦有意乎如其不然則天下之士將有以夷虜之道疑於門下而不入其鄉者矣此熹之所大恐蓋不特為劉氏遊說也久辱知遇不敢不盡所懷雖被讒絕所不敢辭伏惟有以察之而已他喻數條未暇報稟歲晚更乞順時之宜進德自重區區不勝祈望之切幷幾台照

答梁丞相書

熹伏讀賜教慼德不居退託愚懦仰惟明公之心正大光明表裏洞徹無一豪有我自私之意而熹以妄庸受知之久又勤下問至於如此亦豈能恝然自閉一無所進以效其尺寸之愚哉但以正此退藏不當出位是以於政體之是非人材之邪正一豪不敢有所陳說而獨請以王通所謂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者敬為明公誦之其言雖近其

指則遠伏惟明公於此試留意焉廣引人材勤攻己闕使凡政事之出於我者無一疵之可指則上以正君下以正人將無所求而不得如其不然則事之小不正者積之之多亦足以害吾之大正使吾至大至剛之氣日有所屈於中而德望威名日有所損於外是則且將見正於人之不暇尚何望其能有正君定國之功哉今天心未豫而民力已殫國威未振而虜情叵測惟明公於此深念而亟圖之則熹也受賜多矣狂言犯分亦惟高明有以寬之

與陳福公書

北方消息傳聞不真春間有上封事者前言虜爲西夏所逼故遷國以避之其後乃慮其設詐以謀我此已是揣摸無一定之計最後又只泛言乞詔樞廷嚴爲邊備而已乃大中上意改秩除官其後乃聞盧帥王希呂奏虜爲契丹

遺種大石林牙所襲失亡甚夥老酋遁走不知所在三日而後得之朝廷頗信其言然去冬有親戚自淮上歸已傳此言却云渤海所襲尋亦不聞的耗然則此報又未知其信否也若鄙意則以爲此虜盛極而衰舉措顛錯就如所聞未必得實其勢不足深慮彼其脩城浚汴持爲虛聲以懼我耳然朝廷已爲之調發海舟一番騷動此正高頴王朴之遺策而我已落在計中至於天文變於上坤軸動於下正是君臣上下動色相戒飭躬正事以圖消弭之時顧乃視之恬然略無驚懼之意上之則九重不聞有側席求言之詔下之則諸府不聞有引愆避位之章舉朝婾阿相狃爲日已久士大夫稍有氣節敢議論者盡在遠外寂然不聞有一人能爲明主忠言以指姦佞禆闕失固邦本達民情者聞其語及天變則盡以歸之虜酋使應天道此已

爲諂諛不忠之大至於地震東南數路無一不然又將使誰當之而不以爲慮耶熹以爲今日之事所當憂者莫大於此而境外之事不與焉明公果有乃心王室之意但當以此曲折極言於上勸以博詢芻蕘深求己闕之意則明公雖不盡言天下之事而天下之言因我而達此功固已大矣又何必刺探隱謀密陳祕計然後爲論事哉觀富韓公退居西都時已嘗坐汝州青苗削奪之譴司馬公呂申公又皆新法異論得罪有嫌之人然因事抗章盡言無隱不少異於立朝之時彼豈不知迹方孤危重咈主意復忤貴權之爲患誠以愛君憂國之誠切於中而不暇顧也又况明公乞身已久於今日諸人本無睚眦之怨固無諸公之嫌而上心不忘便蕃寵錫又非若諸公之嘗在淪落擯棄之域也亦何惜而不爲明主一言以安宗社於阽危之

際救生靈於水火之中乎近年以來將相大臣始終全德無可指議如明公者指不可以再屈誠能及此更爲此舉則功烈被於當年聲稱垂於後世者又不止於前日矣不然不過今日苟全上下之交而後之忠臣義士考觀歲月計慮安危必將有大不滿於明公者夫以裴令之賢猶不免於晚節浮沉之譏可不念哉可不戒哉仰恃知照不覺縷縷伏惟高明有以亮之

與陳丞相書

竊聞侍祠之詔至于再三此葢聖主思見故老有所咨詢非獨循常備禮之所爲而得林擇之書側聞丞相亦有行意伏惟久去闕庭不勝忠戀且以向來嘗欲有言因循未果乃復有此幾會誠不可失計程今或已在道矣虜中事不足言今日之憂正在精鋭銷耎慣習燕安廟堂無經遠

之謀近列無盡規之義阿諛朋黨賢知伏藏軍政弄於刑臣邦憲屈於豪吏民窮兵怨久不自聊季孫之憂恐不在於顓臾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井伯書云廉夫有學易之意甚善然此書難讀今之說者多是不得聖人本來作經立言之意而緣文生義硬說道理故雖說得行而揆以人情終無意味頃來蓋嘗極意硏索亦僅得其一二而所未曉者尙多竊意莫若且讀詩書論孟之屬言近指遠而切於學者日用功夫也抑嘗聞之元城劉忠定公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而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大抵諸郎爲學正當以得師爲急擇友爲難耳

與陳福公別紙

熹冒昧有所干扣極犯不韙近得泉州黃寺丞書云陳休齋病中嘗爲渠言曾令熹致懇丞相爲其女求嫁資令其

見語復以稟聞熹實不記曾有此說初不敢爲言既而思之此老之意止是欲令熹與黄寺丞共致此懇而無其端故設此言以發之意丞相聞其屬纊深悲之言必當惻然憐之也故敢因黄回便先附此劄其詳黄必具稟熹更不敢覼縷然已不勝其恐懼矣

與史太保書

熹竊聞頃者几杖造朝禮際隆洽蓋自祖宗盛時所以褒崇故老報答元勳未有若斯之盛者也自是以來人無愚智莫不咨嗟歎息以爲聖主尊師重道之意若此其厚而明公平日自任之重卜之知其所以報此殊遇者必當有以度越前人決不肯爲張禹孔光以及近世之以明良慶會自居者之遺臭於無窮也今者變異重仍虜情叵測當宁側席有識寒心熹愚竊謂元老大臣同國休戚告猷

之會誠未有急於斯時者明公不能及此發口一言則丞無報效之期終懷寵利之愧矣故願深察愚言亟召門下直諒多聞之士曲加訪問俾盡其說兼總條疏悉以上聞於以報塞恩遇慰答羣情追配前脩一洗疑論計無便於此者不審明公亦有意乎至於狂瞽妄發罪當誅斥則惟明公有以寬之

答史太保別紙

熹昨者狂妄輒以瞽言仰瀆崇聽自循分守當得譴斥之罪不謂高明博大無所不容誨答諄諄罄竭底蘊三復自幸不惟私以免於罪戾爲喜而又得側聞前此告猷之益天下已有陰受其賜者尤竊增氣尚恨未得躬扣昌言之目以發蒙昧耳今者邊事益急變異荐臻人無智愚共以爲懼然熹淺陋竊以爲境外之傳未足憂而譴告之深爲

可畏也今朝廷於其不足慮者既已過爲之防而於其深可畏者反未有處熹甚惑焉夫以災異而求直言歷世相傳具有故實明公身爲天下大老誠有憂國之心亦不當俯及細務願以此意爲上一言使幽隱之情得以上通則天下之言皆明公之言而明目達聰感召和氣皆明公之功矣感激容貸之恩懷不能已敢復言之俯伏俟罪

答詹帥書

熹自頃拜狀之後涉秋以來百病交攻幸以餘庇未至委頓以故所委文字久未能寫及來使到伏奉賜書乃始下筆欲俟其還自三山而授之而屢寫輒不入意比其還也猶三四易紙收拾補綴又五六日然後畢要是本不能書而又嘗略識古人書法不敢信手胡寫以孤見屬之意勉彊爲之終是不能成字今既無收殺只得封納可用與否

珍倣宋版印

更在高明財之也補貼處不入行道須得善工識字體者
儹那取正其墨水黴漬不見元筆路處幷令照應修減乃
佳碑額元只欲題貼職今詳階官封爵皆高於職名今幷
書之然亦只用幅紙碑石必可容也但本文一二處未穩
別紙具呈望更詳酌恐可略脩定庶可傳久遠耳侍郎丈
入陪近班日有論思之益善類方以爲喜今乃以區區一
方鹽筴之故輕去朝廷識者不能不以爲恨謙仲詩雖佳
然急於枝葉而緩其根本亦未得爲至論也州縣賣鹽不
能無弊閩中今亦尙有病此之處然頃來推行鈔法又奪
州縣之入以歸朝廷緣此州縣束手雖軍兵衣糧亦有支
不行處幾致生事今者廣西所行既經仁者之慮必無此
患然鹽利盡歸商賈而州縣只得淨利錢已是不及向來
官賣之數又失夾帶耗剩之利將來必是不免須有費力

去處此恐今日亦不得不爲之過慮也昨來會稽見一書記李誠之廣西數事而鹽法爲之首大抵古人立法非是苟爲寬弛以劉晏造船之類正自有深意耳今謾錄呈幸一過目又如半年不能千籮而五日乃十倍之此得無近於蔡尹之役法否王正之頃嘗一見雖不甚款然意其老成更練所慮必深恐尚可咨訪以盡利病之實此固高明所不憚也辱知之厚不敢默默僭易及此愧悚亡已欽夫舊政固有賴於脩明然在明牧必自有以深慰四方之望者頃在浙東見州郡催科奉行版曹文書不依省限既先期取了民固已不堪命矣今見小報新坡有請州郡上供錢上下半年比校此其勢愈急刻矣當路之人略無忠言奇策以開廣德意而所以椓喪邦本者日甚一日爲之奈何學術之章固知有謂然所以反身之實亦實有愧於其

言者但知皇恐自修而已此其爲賜亦不可謂不厚也病中整頓得中庸孟子頗勝於前恨地遠不得攜以請教閑中又無人抄寫拜呈深以爲恨耳益遠聲光伏幾爲斯道斯民千萬自重區區至禱

答詹帥書

熹向蒙下喻欲見諸經鄙說初意淺陋不足薦聞但謂庶幾因此可以求教故卽寫呈不敢自匿然亦自知其間必有乖繆以失聖賢本指誤學者眼目處故嘗布懇乞勿示人區區此意非但爲一時謙遜之美而已也不謂誠意不積不能動人今辱垂喻乃聞已遂刊刻聞之惘然繼以驚懼向若預知遣人抄錄之意已出於此則其不敢承命固已久矣見事之晚雖悔莫追竊惟此事利害如前所陳所繫已不細矣又況賤迹方以虛聲橫遭口語玷黜之禍上

及前賢為熹之計政使深自晦匿尚恐未能免禍今侍郎丈乃以見愛之深衞道之切不暇以消息盈虛之理推之至為刻畫其書流布遠近若將以是與之較彊弱爭勝負者熹恐其未能有補於世教而適以重不敏之罪且於門下亦或未免分朋樹黨之譏蓋未論東京禁錮白馬清流之禍而近世程伯禹洪慶善之事亦可鑒矣豈可遽謂今之君子不能為前日之一德大臣耶況所說經固有嫌於時事而不能避忌者（如中庸九經之類）指為訕上而加以刑誅亦何不可乎去歲建昌學官偶為刻舊作感興詩遂為諸生注釋以為謗讟而納之臺諫此教官者幾與林子方俱被論列此尤近事之明鏡雖若無足畏避然亦何苦而直觸此姦慝之鋒耶欲布愚懇便乞寢罷其事又恐已興工役用過官錢不可自已熹今有公狀申使府欲望書押入案

收索焚毀其已用過工費仍乞示下實數熹雖貧破產還納所不辭也如其不然此輩決不但己一身目前利害初不足道正恐以是反爲此道無窮之害耳切乞更入思慮不憚速改千萬幸甚德慶刊本重蒙序引之賜尤以悚仄此書比今本所爭不多但緊切處多不滿人意耳序中所用善學聖賢之語極有意味但今日紛紛本非爲程氏發但承望風旨視其人之所在而攻之耳若此人尙談淸虛則幷攻老子幸修齋戒則兼詆釋迦曾讀三經字說則攻王氏曾讀權書衡論則斥三蘇怒室色市彼亦何嘗有定論而可與之較是非曲直哉但不察此而欲力與之爭則必反以激成其勢而益堅其說或遂眞爲道學之害亦不爲難此尤不可不慮耳當時與王信伯辨者恐亦尙是近道理人故得以此言屈之若在今日彼豈有憚於此耶蒙

喻欽夫說曾點處鄙意所疑近已於中庸或問鳶魚章內說破蓋明道先生乃借孟子勿忘勿助之語發明己意說不到處後人却作實語看了故不能不失其意耳經題之說尤見精密不肯容易放過大抵此理何所不在今人初不理會只見事體小可便謂無害而以必整理者爲過當非獨此事爲然也頃嘗見楊子直說晁景迂嘗言先儒經解之題例不敢以己之姓名加之經上如春秋左氏傳尚書孔氏傳周禮鄭氏注皆經題在上姓氏在下此爲得體鄙意舊亦嘗謂如此故每題程先生易傳必曰周易程氏傳後來以告伯恭伯恭亦深以爲然爲換却婺學易傳籤子以此論之則今者所喻猶若有所未盡也如何如何近傳得一文字詆鹽策尤力不知已見之否此事雖累蒙誨諭然每詢之往來無一人以爲便而仕於廣右者無一人

不以州縣窘乏爲言近又細詢只桂州諸邑之鈔已是不免等第科賣凡此皆與尊喻不同不知果如何區區過計之憂尚欲高明更加詢究算其利於民之多者而從之也其范守文字謹以元本封呈幸一過目或有所取則彼攻吾短者乃所以成吾之長固仁人之所不忍棄也僭易及此悚恐之深尚幸垂察

答詹帥書

伏蒙開喻印書利病敬悉雅意然愚意本爲所著未成次第每經繙閱必有脩改是於中心實未有自得處不可流傳以誤後學加以此道年來方爲羣小反目竊味聖賢垂戒欲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之指只合杜門却掃陰與同志深究力行以俟道之將行不當如此用官錢刻私書故觸其所不欲聞者使其有所指以爲病而其禍且上流

於此學使天下鉗口結舌莫敢信鄉是則欲道之行而反以扼之此稷下甘陵所以基坑焚黨錮之禍也然今竊味台誨必以利害休戚置之度外爲說則亦無可言者但兩年以來節次改定又已不少其間極有大義所繫不可不改者亦有一兩文字若無利害而不改終覺有病者今不免就所示印本改定納呈欲乞暇日一賜省覽即見前日之繆本非可傳之書削而焚之上也鐫而藏之次也必不得已則改而正之其字多於舊處分作兩行注字亦可此則最爲下策雖未必便能不誤學者亦且粗滿區區今日之心然後患之來可以立竢熹非自愛而憂之實懼其不知妄作未能有補於斯道斯民而反爲之禍也伏惟執事試深思之若能斷然用熹所陳之上策即案前此兩次公狀舉而焚之如反手耳或恐前狀未蒙書判付曹今再納

一本切望深察也欽夫文集久刻未成俗人嗜利難與語然亦一面督之得即納去次孟子說渠已不幸無復增脩刻亦無害恐未能使其無遺憾於九原耳伯恭大事記甚精密古今蓋未有此書若能續而成之豈非美事但讀書本自不多加以衰老昏憊豈復能辦此事世間英俊如林要必有能爲之者但恐其所謂經世之意者未離乎功利術數之間則非筆削之本意耳浙中近年怪論百出駭人聞聽壞人心術彊者唱弱者和淫衍四出而頗亦自附於伯恭侍郎丈在遠未必聞之他日還朝當爲深歎息也楊子直近爲趙帥招致入蜀不知已發臨川未尙未得書也此間官鹽利病參半而臨汀受弊爲尤甚趙帥欲更之而諸司議多不協至有違言子直亦遣指目興事之難蓋如此錄示鹽筴條奏及別紙誨諭詳悉尤見所以因時救弊

加惠一方之本但不知州縣果無闕乏否賣鈔果無科擾否將來不至復爲招糴折苗之計否近見一相識來此云在廣東事但憲聞其論此事甚悉云家廣右數十年平日亦嘗深持鈔鹽之論今得家問乃知其有不易行者此必鄉閭之公論聞渠已移廣西漕必相見面議也此人亦甚有志節必不苟爲同異幸更與詳細反復殊勝遠方傳聞其人未必皆賢而言未必皆可信也熹於此事本無所預出位而言非若印書之利病猶有關於己也但樂慕道德之深得之傳聞之衆其言亦或出於平生所謂忠信不妄者之口是以不能不深疑耳今既蒙喻懇切至到雖亦未有以見其灼然無可疑者且以長者之言必當可信而不敢不信耳然亦願深計遠慮屢省其成有所未便隨事變通使不失吾前日變法之本意而已其迹固不必深狥而

長守也不審台意以爲如何只如諸州俸給後來增添之數舊來鹽息不入省計故可供此今旣罷去雖得朝廷及漕司撥錢恐亦只可助公家支俸錢而供給之屬無所取辦若不徑行裁損明乞指揮過取一錢論如入己贓法則只此一項終爲久遠之害又不知他事如何恐亦合討論究索預爲之防也閩中八郡上四州不產鹽故舊以客鈔官般並行下四州產鹽故舊來只令百姓隨二稅納產鹽錢而受鹽於官以食近歲上州客鈔廢而下州官不給鹽其官般者利病參半如前所云其納錢而不受鹽者或自買私鹽而食之人亦不以爲病也不知今廣西瀕海諸州產鹽地分私鹽一斤爲錢幾何鈔鹽一斤爲錢幾何若私價甚低官價甚高則宜實有不便如范君所言者恐亦不宜不加思也向見浙東七郡四郡瀕海而例食客鹽縣道

急於辦課力於搜捕細民冒法陷刑不勝其衆嘗欲爲討
論申請參用福建下四州法而未果至今恨之此亦恐可
以補今法之不及也中庸大學舊本已領二書所改尤多
幸於未刻不敢復以新本拜呈幸且罷議他日却附去請
教也中庸序中推本堯舜傳授來歷添入一段甚詳大學
格物章中改定用功程度甚明刪去辦論冗說極多舊本
眞是見得未眞若論語孟子二書皆蒙明眼似此看破則
鄙拙幸無今日之憂久矣高教授能留意學校甚善渠嘗
從陸子靜學有意爲己必能開道其人也近日諸處教官
亦有肯留意教導者然其所習不過科舉之業伎倆愈精
心術愈壞蓋不如不教猶足以全其純愚之爲愈也太極
西銘二解近亦嘗有所更定今同附呈欲乞幷賜詳酌而
去留之幸甚白鹿堂揭示以時世輩行言之不當在高君

之前亦乞改正仍以高氏修學門庭爲目幸甚教官跋語所謂欣然無吝色以下數語似熹自以此書已就而喜於流行者尤爲非便區區此時若知幕府已有流傳之意卽不敢承命納呈矣今若毁棄此序固無所施如其不然卽乞易去此言及下文數句幸甚幸甚

與詹帥書

熹前日拜書幷已校過文字臨欲發遣而略加點檢則諸生分校互有疏密不免親爲看過其間又有合脩改處甚多不免再留來使助其口食令更俟三五日昨日始得了畢但論語所改已多不知尚堪脩否恐不免重刊卽不若依舊本作夾注於體尤宜向見子直道晁景迂之說云先儒解經只作此體是亦尊經之意若不再刊不必議也若但脩改亦乞專委通曉詳細之人親自監臨儧那字數減

處空闕不妨多處不免分作兩行如夾注狀不可便以此本直付匠者恐其憚於工力揭去紙帖致有合改處不曾改得久遠爲害也然又細思此亦且是今日所見以爲粗免疎脫更過數日再看決須更有改易若隨時修版印版有不勝修者且亦無時而已將來又豈復常有留意於此者則是此書之行爲學者之利殊少而爲害多使熹介然常有不滿之意其害又不止於論列行遣而已也懷不能已再此具稟伏乞台照

與張定叟書

契勘汀州在閩郡最爲窮僻從來監司巡歷多不曾到州縣官吏無所忌憚科斂刻剝民不聊生以致逃移拋荒田土其良田則爲富家侵耕冒占其瘠土則官司攤配親鄰是致稅役不均小民愈見狼狽逃亡日衆盜賊日多每三

四年一次發作殺傷性命破費財物不可勝計雖爲王土
實未嘗得少霑惠澤殆與化外羈縻州軍無異甚可痛也
近因戶部王郎中申請乞行經界得旨施行千里細民鼓
舞相慶其已逃亡在漳潮梅州界內者亦皆相率而歸投
狀復業然此一事豪家大姓不以爲便縣吏鄉司不以爲
便官員之無見識樂苟簡者不以爲便往往皆能造爲浮
語扇惑上下獨有貧民下戶欲行此事有同飢渴而其寃
苦之情無路上通是致前任監司妄有申述沮格成命使
昔之鼓舞者今變而爲咨嗟昔之投狀歸業者今復相與
狼狽而去有識之士深痛惜之而在位者未之知也所幸
元降指揮猶有秋成取旨之文今既及期而汀州歲實大
稔且其守臣學道愛人有風力可以倚辦失今不爲竊恐
向後難得似此幾會欲望檢舉元降指揮詳陳前項利害

申述取旨只委本路監司及本州守倅趁此農隙疾速推行庶幾永為一方久遠之利

與王漕書 齊賢

熹伏辱賜教弁審即日秋陽尚驕臺府清暇台候萬福不勝感感熹前日伏蒙垂問率爾具報既而思之其所論者乃經理州縣財賦源流之術若以今日救荒恤民之事言之則未爲要切之務也慮之不精發之不當方以自愧亦意高明見其迂闊不過付之一笑而已以故因循未暇以書自解不謂乃蒙專人再枉謙誨俾盡其説此事既非今日之急而其條目猥多亦有非熹之所能盡知者然其大要不過欲得使司於見行鹽法之中擇其不可行之甚處如政和尤溪汀州諸邑之類小變其法而損其歲入之數使官享其利而民不以爲病州縣可以立脚而漕司不失歲輸之實而

已今一等破敗縣道竊料不過虛有欠數實無可得之錢然此事乃在使司審熟討
論百全而後可發非一旦猝然之所可言也若夫今日救
荒恤民之急則不過視部內被災之郡使之實檢放福建惟下
四州水旱時有檢放若上四州則民間全不知有此條法恩意但知田無所收則殺人放火耳今示之以此亦所以
息其作亂之心近日州縣無他事可以擾民唯有催理舊逋租稅不問已納未納一切禁繫決撻責令重
納此大害爲寬今年夏秋二稅省限各展一月具以條目言之
於朝而其可直行者一面行下然後謹察州縣奉行之勤
惰得失而誅賞之使愁嘆亡聊之民猶復有所顧藉而不
忍肆其猖狂悖亂之心以全其首領保其家族靖其鄉閭
此則今日救荒恤民之急務也此外則視荒損尤甚之鄉
使之禾米得入而不得出有餘之處則許其通融糴販稍
勸富民平價出糶勸民廣種大小喬麥蔔芋蔬菜之屬以
相接續其貧甚者使更互相保而別召稅戶保之借以官

本收成之後秪納元錢亦一助也此等爲災傷甚處乃行
之想亦不至甚多也又此事雖屬常平司然或彼司無錢
而漕司有錢則借而爲之亦不爲侵官也鄙見如此未知
當否姑以仰塞下問之勤伏望裁擇其可幸甚幸甚山間
之旱日甚一日祈禱經月略不見効連日隨衆登山祈神
周視一村太半焦赤居此四十餘年未嘗有今日之旱令
人憂懼殆無措身之所柰何柰何使還具稟臂病猶未能
多作字伏乞台察

與周丞相書

熹狂妄闊疎無用於世一昨丞相知其如此特加除用使
得仰奉列聖真游香火於受命之邦感慨之餘方竊自幸
而未及半歲遽被誤恩懇辭報聞未敢再告而袁吏部經
由出示所被賜教別紙所以存問之意甚厚然於愚分終

不自安近者忽聞江西代者以人言報罷有旨趣熹躬聽臨遺聞命隕越不知所爲既而方知正以丞相開陳之故是以有此熹竊恨丞相前日之賜不終而虛爲此紛紛也熹之衰病首尾七年去冬一二陰邪危惡之證雖已罷去然腹心之患甫益堅牢攻擊萬方略無動意若不自揆冒昧輕進竊恐不惟自取顚踣亦或反貽丞相軫念之憂故今輒有劄子復申前懇欲望丞相始終哀憐少假鈞陶之力使得復供鴻慶守桃之役則生託榮名死題墓道無復有遺恨熹舊讀崔德符觀魚作詩有丈夫五十年要須識行藏之句未嘗不反復詠歎而有動於懷不謂今日真踐斯境而益知其言之有味也瞻望黃閣無由趨拜下風以盡其所欲言伏惟上爲國家益隆寶衞亟躋元宰以慰四海具瞻之望熹不勝祈懇願望之至謹奉手記伏祈鈞察

與曹晉叔書

累辱惠問未能一一奉報春卿來又奉近教獲審比日雨涼尊候萬福感幸深矣熹行負幽明禍及幼稚第三女子前月末間已似向安疾勢忽變至此十二日遂不可救痛苦之極殆無以堪加以衰病之餘氣血凋耗不勝悲惱日覺尫悴恐亦不復能久於世矣江右之除出自上意當路不悅者衆此恐未必爲福而目下便失祠祿又須來春闕到方敢請祠已自不勝其撓況未請之間駭機一發又未必敢更請祠衰老患難一至於此豈復更有榮望但神明不遺下燭幽隱力沮邪議褒許有加此恩無路可報徒切感慨而已

答尤延之書戊申四月

熹留玉山已半月日望回信冀得言歸今所遣人乃空手

珍倣宋版印

來而所賜教中見喩者又非熹之所病也區區之意正爲禮節之間有不能彊顏者耳如其所謂宛轉者去冬已聞之此豈可信政使可信吾亦豈可爲此而屈哉老大抗拙無復餘念於此世顧以君臣大義未能忘懷初欲冒進一吐所懷知難而退憂則違之今亦已矣唯願諸賢協贊明主進賢退姦大開公正之路使宗社尊安生靈有庇則熹之受賜厚矣亦何必誘之以其所不欲而彊之以其所不堪也哉再遣此人文字在元善處更望垂念便得早歸千萬之幸餘不暇及

與江東尤提舉劄子

此間糴米者五輩其一已還餘尚未有端倪然四近米價皆高恐不及元科之數而諸縣下戶口數萬建昌四鄉中到計一月已當米四千石餘雖見催未到然以鄉計之尚

當七倍於此則一月已用三萬餘石今計常平之積及本軍所餘僅可給兩月勸諭上戶所得可給一月即開春便無以繼欲以糴到錢再糴則諸處米向後必愈難得又恐未可指準不知使司番陽之米將來可撥幾何若得五萬餘石即所欠尚有月餘多方那儹或可接得大麥都昌小戶尤多恐用米穀不止此若不及此數即尤狼狽矣欲乞早示一公牒撥定米數此當一面差人般運庶以慰安善良彈壓姦盜非細事也

與周丞相劄子六月

熹區區此來竊知皆出丞相推挽之力向之所以次且而不敢進者其故亦可知已適有幸會遂得一見聖主呻吐所懷之一二妄意自比儻猶有以效其愚於左右而事乃有出於生平意料之所不及者卒煩君相委曲調護然後

得以逡巡而去丞相又枉手教以存問之此意亦益厚矣
崎嶇暑行已及衢州之境前望江西不越數舍深念此行
若當前日奏對之時便蒙臨遣則受命引道無所復辭今
既紛紜而所坐之罪有非臣子所能堪者冒昧而行實深
憂懼謹以公狀申省因輙還家俟罪別有劄目徧詣公府
而復以此私於下執事三者之中狀詞尤詳足見本末伏
望鈞慈取以奏稟早賜譴黜而改命使臣則庶幾猶可以
不重其前罪熹不勝幸甚幸甚抑以熹之無庸辱知不爲
不久而未嘗少效其尺寸於門下今遂投迹山林不容復
出而所願於丞相又有非幅紙所能盡者伏惟深以天下
之重自任而引天下之士以圖之使由中及外自近而瀕
無一不出於正而亡有私意奸其間者則君正而國定矣
若夫阿諛順指以爲固位之術牢籠娼嫉以爲植黨之計

則固前人之所以自敗而丞相平日所非矣無所待於愚言然熹之惓惓猶願深以自警無至於復蹈其轍也干冒威尊弁深恐懼

與留參政劄子

熹未嘗有一日奔走之勞於門下而參政所以知遇獎借不後於衆人越自頃年叨被改秩之恩參政實掌書命褒與之詞已浮其實而所以告戒之者又若憂其不能保夫晚節末路之難此其所以愛之之深可謂至矣熹雖至愚亦知佩服顧以君臣之義不可終廢自此以來雖在疏遠而聖主之知益深益厚遂不自量妄意陳力然每起輒仆狼狽不支今者之來一前一却雖獲扶病進望清光然獨未及一見參政而衰病復作遂以煩言逡巡引去切聞進呈之際參政猶欲少加意焉誠不自知其何以得此於大

君子之門也區區南歸已迫所部竊伏惟念來章所指在
臣子爲不赦之罪被此以出復何面目以見吏民今輒具
狀申省待罪并具劄目稟聞伏惟機政之餘少賜垂念使
熹便卽得罪而江西不久闕官則所以寬其後咎餘責者
莫大於此庶幾收之桑榆有以卒副前日丁寧眷予之意
幸甚熹當暑病目作字不成責問之初遽爾草率幷望鈞
慈特賜矜恕

與周丞相書七月十二日

熹負罪以來奉頭鼠竄脩塗酷暑不可禁當連日行衢信
建寧之境又聞猛虎白晝羣行道旁居民多爲所食哭泣
相聞無所赴訴自惟命薄尤竊憂懼却幸偶不相値得以
善達田舍人還恭被省劄仰味聖語丁寧之意已深感激
而丞相賜書開喩勤至又增悚怍理合拜命卽日戒塗而

區區之私終有未能自安者竊計朝廷寬大愛惜事體量度重輕必未能別爲處分則熹之孤蹤只合杜門屏迹以俟議論之定未容冒此疑似出備使令未論後患如何但只如此行止便已非熹夙心且如向來退避七年及今乃能一出猶復宿留淹回四五十日然後敢進熹之意非專爲畏彼也丞相於此其必有以察之矣今日之事亦何以異此耶又且久稽王命心不遑安竊恐聖上以謂前日訓詞已極温厚而熹冥頑不肯奉詔忽震雷霆之怒又聞江西前月亦已闕雨不知今復如何萬一職事曠廢或至生事則熹之罪皆不可逃非但前日口語之無根而已也若論私計則熹自去歲八月已失祠祿今適藉年貧病之態不言可知江西迓兵又已遣去只此疾足乃是私雇使之往還勢亦不容至再矣切望丞相曲賜留念早如所請免

致紛紜不勝幸甚且又別有一事尤係利害昨聞去歲朝堂之議欲使今袁少卿自處易贛而丞相以爲贛卒悍而袁性剛不可不慮此見高明計事之審然則熹於南康嘗因莫守經由薄治贛卒之橫其釁有端又非袁之比矣弊性狷急自度亦似不在袁下萬一軍民之間事有曲直不容回枉則事將有不可知者前此所以不敢援此自言者政恐復如頃年避奪牛之嫌而自西徂東騷動兩路竟歲不寧也今不獲已聊復陳之但欲丞相知江右之不可行耳熹已有公狀申省及具劄子徧扣諸公之門矣又有封事一通乃前日已蒙聖慈開允今恐投進不得亦於狀內貼說乞賜開陳然其間全不敢及前事曲直也前書狂易曲蒙謙受不勝反側區區亦尚欲有所言以亟遣人不暇然每私計天下之事則未嘗不爲丞相惜此歲月幾會也

熹輒有私懇率易干瀆昨過玉山見其邑宰鄭謨乃十二三歲時相與同學別後聞其陷虜隔絕及此再見恍然如世俗所謂前後身者爲之太息流涕久之然其人温謹有餘而材具不足此縣摧敗日久其勢必不能支曾有文字干投丞相乞以歸正恩例改差一釐務添倅或簽幕之屬仍屬熹爲面稟昨來怱怱不暇宅及此亦嘗託張太丞稟知不審已蒙鈞念否熹後來不得其書想其事勢只有急迫儻蒙哀憐早賜陶鑄千萬之幸又邵武黄太監丞存亦云向來蒙恩奉祠無自陳之文已嘗懇稟丞相不知鈞意如何屬熹乘間言之不敢不達其意并乞垂照未能自脫乃欲爲左右言良覺可笑伏惟宏度有以容之

答劉漕書

熹平生戇拙無以瘉人揣分自安非有他望公朝過聽拔

用過宜方起輒仆上累聖神之知於此再矣尚賴皇明洞照幽隱所以慰藉撫循有非小臣所當得者極欲彊扶衰朽起奉明詔而自度孤危尚須辟人以全末路而疾疢交攻有不容自力者以是仰煩開諭反復熟悉引義慷慨詞旨不凡三復竦然敢不斂衽然前請已行度一二日當有進止之命儻遂退藏是爲大幸區區此意諒亦蒙深照也

答或人書

熹不度時宜自取困辱比嘗自劾幸上照知申諭趣行有非小臣所當得者但顧罪垢未盡滌除未敢卽引道耳祠請之上勢必可得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七

閩縣學訓導何器校